

中方闻
著作全编
中国艺术史

中国

Nine Lectures on

艺术史

the Chinese

九讲

Art History

方闻著
谈晟广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方闻
中国艺术史
著作全编

Nine Lectures on

中 国

艺 术 史

the Chinese

九 讲

Art History

方闻
谈晟广 著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史九讲/方闻著;谈晟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8

(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

ISBN 978-7-5479-1179-2

I . ①中… II . ①方… ②谈… III . ①艺术史－研究－中国

IV .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7961号

本书系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艺术史九讲

方闻 著 谈晟广 编

责任编辑 王 剑 眭菁菁 雷建梅

责任校对 郭晓霞

技术编辑 杨关麟 包赛明

装帧设计 回风设计

出品人 王立翔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⑤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163.com

制版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画中画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75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1179-2

定价 68.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 艺术即历史（代自序） 方闻 3
“回家”的“故事” 谈晟广 7

第一讲 中国艺术与文化史

- 一、状物形、表我意 30
二、儒家“理学”与“心学”的分歧 38
三、“状物形”绘画的流变与“终结” 40
四、“终结”之后的再生 44

第二讲 书画同体

- 一、书法表现形态的结构 50
二、“形似”与“助记” 54
三、一阶与二阶“问题意识” 56
四、穷则变、变则通 59

第三讲 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

- 一、艺术史的“危机”？ 68
二、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 71
三、模拟形似的局限 76
四、“风格”：走向山水画史 86

第四讲 分界与关联——中国绘画史现状

一、何谓“心印”？	96
二、传统中国绘画史论	99
三、“墨迹”与物质文化	100
四、从“形似”到“写意”	103

第五讲 汉唐奇迹在敦煌

一、艺术即历史	110
二、汉唐奇迹：敦煌的“虚拟幻觉空间”	111
三、外来冲击	113
四、中国绘画的应对：顾恺之与戴逵	116
五、张僧繇的“凹凸画”和曹仲达的“曹衣出水”	118
六、阎立本、韩幹、吴道子和王维	119
七、原始性复古运动	123

第六讲 重访两张董元

一、独特的视觉语汇	130
二、早期宏伟山水画的范式	132
三、董元的先例	137
四、用风格分析法对《溪岸图》和《寒林重汀图》断代	140
五、“图式与修正”：跨文化视角	150

第七讲 王翬与中国艺术史

- 一、从董其昌到王翬 154
- 二、王翬的“集大成”和“趋古” 167
- 三、正统派与个性派：“法”或“无法”？ 179

第八讲 视觉与文字：中西交汇

- 一、视像与文字 187
- 二、中西交汇 192
- 三、笔墨论辩 194

第九讲 东方艺术，西方面貌

- 一、开创“现代东方”艺术 201
- 二、科学写实、裸女、书法性抽象 204
- 三、开创“东方式”现代艺术？ 209

附录

- 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及学科发展相关问题 216

编后记 248

方闻
中国艺术史
著作全编

Nine Lectures on

中 国

艺 术 史

the Chinese

九 讲

Art History

方闻
谈履广著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艺术即历史（代自序）

方闻

我们如何开始观看古代的中国绘画？一个答案是：以考古学的视角研究出土的文物，并以艺术史的视角，研究那些挂在博物馆展墙上的艺术品。

中国与欧洲，拥有两个最古老的再现性绘画的传统，但他们各自遵循迥异的轨迹——对于涉及解释这两种图像系统的学术传统也是如此。在西方，经过考古方法的验证和定年，古物作为艺术史的材料证据用作展览，同时显示其风格和内容的时间发展序列。在东方，则延续了“谱系”的模式；将中国绘画史视为典范的风格传统，每一个独立的世系源自卓越的早期艺术大师，并在后世的模仿者和追随者中延续。因此，西方的学术传统在观看东方艺术时，趋向于遵循民族学的模式：对于宗教和仪式，以及其他来自非西方文化的物件进行主题式的检证，研究它们的使用情境，往往带着发掘文化结构基础的目标，而不是构建一门艺术史的叙事。

我们很难做到清晰易懂地叙述古代中国艺术，特别是绘画，原因在于：许多考古发现的早期艺术品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和研究，以致不能通过确凿的证据序列阐明其发展历程；而且，中国人喜好模仿过去绘画大师的作品，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复制品和伪作，如那些被归于东晋顾恺之或者五代董元（源）的作品。要说清楚中国绘画历经不同时间阶段的发展，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艰难任务。如何进行呢？中国绘画有其自身的视觉语言，对它们进行形式分析便是破译这种视觉语言的关键，从而得以揭示使其形成的系统，拼凑出其发展历史，将中国艺术品的证据与思想史相关联，最终让我们在综合理解中国文化时将之纳入一个整体的叙事框架。

不同的艺术史，为了有一个共享的国际视野，我们必须具备一套共同的

现代分析和解释工具，修改和扩大那些起源于西方艺术史的方法论，以获研究非西方视觉材料的深刻理解力。1953年，在研究了若干重要古代青铜器之后，罗樾（Max Loehr, 1903—1988）提出他所谓的“可靠的风格序列”（“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在我看来，这样的序列因为缺乏清楚纪年的例子而无法自我证明，它们只有当一个风格是清晰可见时，并且当序列站在发展的起始时才可能出现，以避免残存和复兴的复杂性。纵观悠久的中国绘画史，我认识到后来的两个实例：5至9世纪间人物画表现的发展和唐代以前（6世纪）由表意的母题迈向元代（14世纪）征服幻觉空间的山水画发展过程。多年来，我便试图通过对古代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作为通用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研究中国艺术史“时代风格”之真迹序列。

当模拟自然的“真迹的风格序列”在五代时期（10世纪）达到停滞的时候，13世纪宋元之变，中国艺术史存在一个对抽象图式向古代的“修正”，也就是一般所认为的“复古”；在回顾元明（1277—1644）之间中国山水画范式成功的“解构”之后，清代（1644—1910）则是一种“集大成”与“无法”的对抗；在对于当代艺术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我的结论是，通过将画家的身体姿态和绘画材料合并在一起，当代抽象绘画就成为画家本人的躯体的“表现”，正如中国绘画史中艺术家书法用笔对自身的展现。因此，我的信念是，不论是当代摄影、装置、表演抑或观念艺术，在后现代世界中，应始终有表达艺术家的思想和感情，也就是“表吾意”的出自于人手的绘画艺术。

回顾1959年我联合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创立美国首个中国艺术史博士培养科目，时间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前后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目前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地重要的大学和博物馆任职。1971年至2000年，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亚洲部（旧称远东部）主任期间，积极扩充中国艺术品，筹划各种展览，使之成为海外最重要中国书画收藏和研究中心。我们的工作不仅将中国艺术史确立为美国高等院校的重要学术门类，而且也推进了美国以及海外公众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和喜爱。多年来，我的研究均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艺术史教学和在博物馆筹划艺术展

览密切相关，我的经验便是——拿艺术品当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

我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就是确信中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在当代西方学界和博物馆界，尽管中国“古代艺术史”已成为很受重视的一项科目，可是学深如海，如果要发挥这门科目的潜力，非得在国内生根不可。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我迫切感到需要发展一种“讲述”中国艺术史的表达方式，你愿意的话可将其表述为中国艺术史的“故事”。现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将本人历年来关于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的系列专著和文章结集出版，我深表谢意和支持。希望我讲的艺术即历史的“故事”，能让更多读者领略从艺术作品的视觉迹象进入到思想史的无穷乐趣。我本人亦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看”和“读”艺术作品，以便更好地重新构想，中国艺术史无疑是一个最具闪光创造精神的时代之潜在的思想历程。

2016年5月

(谈晟广译)

“回家”的“故事”

1999年和2000年，年届七十的方闻教授（Wen C. Fong, Professor Emeritus, Princeton University）先后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教职（1954—1999）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1971—2000）职位上荣休。

一、功成身退

方闻（字闻之）1930年在上海出生，1947年负笈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1954年留校任教。1959年，29岁的他刚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联合其终生的挚友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196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东亚学系）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后来增加了日本）艺术史与考古的博士研究项目。^{【1】}1970年至1973年，方教授担任了一届艺术考古系系主任，1970年至1978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执委会主席（即馆长之职）。在他的努力下，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书画精品的收藏逐步跻身世界最前列。那时，他们的观点简单明了，即“中国与日本艺术史诸种艰涩困难之课题，可借文献与艺术品这两种根本研究途径考察，也就是说，可通过东亚研究和艺术与考古两系的共同合作来实现”。据方教授回忆，“最重要的是，那些年凭借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与课堂教学的亲密关系，东亚艺术在整个美国公共博物馆项目中赢得了重要地位。这种密切关系促进了对艺术品

文中部分史实，所据由方闻教授及其夫人方唐志明女士对于笔者的历次口述和笔者亲历，文中不一一注明，亦向二老谨致谢忱。

【1】方闻教授的学术成长背景，参笔者《“永恒”之山——解读方闻〈夏山图：永恒的山水〉》，见方闻著，谈晨广译：《夏山图：永恒的山水》，“导读”，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即将出版。

真伪的研究，由此建立了中国与日本艺术史研究的基准作品。若用自然科学研究作个比拟，艺术博物馆对我来说就是实践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学术研究的工作‘实验室’”。²

197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亦成为方教授的另一间工作“实验室”，他担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特别顾问和亚洲部（最初为远东艺术部，1986年更名）主任，开始为该馆谋划更全面、丰富和精彩的亚洲艺术收藏。在其后的三十年间，方教授将原本只有一间陈列室、一个全职岗位和两位专职研究专家（Curator）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发展成为拥有五十多间常设展厅、64500平方英尺展览面积和13名专职研究专家的西方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亚洲艺术部”，构建了西方品质最精、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展示书画、青铜器、陶瓷、佛教雕塑、玉器、织物、家具、园林庭院等多门类中国艺术和日本、韩国、印度及东南亚等诸国艺术。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两大机构同时为方闻教授提供研究资源，以开展他在美国对亚洲艺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幸运的是，方闻“同时为两大博物馆工作潜在的冲突”从没发生过，因为那时，众多热情的艺术收藏家与博物馆理事们都纷纷有兴趣把亚洲艺术史带入他们钟爱的机构。³

在长达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方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不仅为众多本科生授课，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国艺术普遍的理解和兴趣，还培养了三十多名中国（东亚）艺术史与考古专业的博士。方教授认为，教会学生有一双辨别作品真伪的“眼睛”是他一生所坚守的职责，他鼓励学生针对某一具体的佳作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使得每一篇博士论文都不会停留在史料堆砌和漫无边际的空谈上，而是逐一解决艺术史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功能与价值，常常在藏品库中上课，带领学生研究作品原件，“时常劝诫学生将书本放在一边，用眼睛观察；然后，他会提出问题，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可以将一幅作品归入一个风格序列，或清楚表明其作者或年代的细节证据上”⁴。这些方教授当年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成为在北美、欧、亚三大洲的著名大学担任教授和著名博物馆担任部门研究主管乃至领导，更是组成占如今美国各大学中国（东亚）艺术史学科比例多达四分之三的教师队伍，⁵此即西方之中国艺术史学所谓著名的“普林斯顿学派”。

就方闻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曾经是其学生、现任

大都会亚洲部主任的何慕文（Maxwell Hearn）认为，独特的个性与机遇在1971年开始结合在一处，并由此塑造了这个人和这座博物馆的特质，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在方闻的带领下，这个由投入的研究人员、收藏家和赞助人组成的幸运组合共同改变了这座美国杰出的艺术博物馆，使之跻身世界上最全面展示亚洲艺术的博物馆行列，实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广泛收藏世界各地艺术的使命。⁶方闻通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捐赠和收购，几乎将在美国私家手中的所有中国艺术名品尽数纳入该馆亚洲艺术收藏的系列（一部分入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其中包括：王季迁（C.C. Wang）家族收藏中国绘画、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收藏中国书画、哈利·C. 帕卡德（Harry C. Packard）收藏日本艺术、艾略特（Edward L. Elliott）家族收藏中国绘画、翁万戈（Wan-go H.C. Weng）收藏中国绘画、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收藏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绘画、厄内斯特·埃里克森（Ernest Erickson）收藏中国器物与绘画、唐炳源唐温金美（P.Y. and Kinmay W. Tang）家族收藏绘画、唐骝千（Oscar L. Tang）家族收藏中国绘画，以及承诺捐赠的玛丽·格里格斯·伯克收藏日本艺术，等等。作为学者和博物馆藏品研究者，方闻始终坚守这样的信念——艺术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他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亚洲艺术的了解上，方闻在与捐赠人和同事的共事中，实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全面展示中国和亚洲艺术，并使中国和亚洲艺术的收藏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堪与西方艺术收藏相媲美的夙愿；在这一过程中，方闻也确定了他的远见和信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亚洲艺术的丰富成就必须被加以研究，并成为现代生

【2】Wen C. Fong, "Reflection on Chinese Art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erome Silbergeld, P.Y. and Kinmay W.T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nd Director,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Bridges to Heaven: A Symposium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 April 1–2, 2006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3】Wen C. Fong, "Reflection on Chinese Art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erome Silbergeld, P.Y. and Kinmay W.T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nd Director,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同前注。

【4】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Asain 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rientation*, Hong Kong, March, 2006, vol. 37, No.2, pp.124–131.

【5】方闻教授在普林斯顿任教四十五年的成就总结，可参见普林斯顿大学官方网站：<http://artandarchaeology.princeton.edu/people/faculty/wen-fong>, 2014-11-24。

【6】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Asain 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同前注。

活和历史的组成部分。⁷

方闻教授还推行现代化的文物修复、保存手段与制度，举办了几十次经典展览、出版图录、撰写专题论文，向西方世界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⁸他始终坚持卓越的见识来自与艺术品的直接交流，基于此，他致力于组织展览、构建博物馆收藏。在严密的风格分析基础上，方闻一方面利用这些资源来验证断代和真伪判定的理论，另一方面他也撰写著作，讲述中国书法和绘画复杂的演进历史和密切的关联。根据何慕文的统计，从1971年到2000年，除了常规的中国、日本、印度绘画、织物、印刷品和工艺美术的轮展外，亚洲艺术部还组织或承接了41个特展，出版了相关图录，其中28本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版，21本由大都会研究人员撰写。博物馆同时还出版了13本关于亚洲艺术的著作，组织了六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五次均出版了专题论文，并编印了13期介绍各领域藏品的博物馆《公告》(Bulletin)。方闻本人担任了其中13部出版物的作者或编者，此外，他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为普林斯顿大学编写了三部重要图录。⁹而他留给两家机构本人撰写的学术财产，共计22本著作和超过100篇的学术论文。¹⁰

对于方闻教授的荣休，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蒙蒂贝罗(Philippe de Montebello)评论道：“方闻在大都会工作了三十年并取得非凡成就之后，做出了退休的决定，我们得知后感到极深的遗憾。他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他数十年的学术生涯、艺术鉴赏与奉献，不仅丰富了收藏，而且丰富了诸位同僚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的离开将使我

⁷ 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Asian 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同前注。

⁸ 方闻教授在大都会三十年（1971—2000）的成就总结，可参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
<http://www.metmuseum.org/about-the-museum/press-room/news/2000/wen-c-fong-to-retire-from-metropolitan-museum-after-three-decades-of-pioneering-leadership-in-the-field-of-asian-art>, 2014-11-24。

⁹ 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Asian 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同前注。

¹⁰ 方闻教授著作及论文的数目统计，参见“Bibliography of Wen C. Fong”，in *Bridges to Heaven: Essays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 ed., by Jerome Silbergeld, Dora C. Y. Ching, Judith G. Smith, and Alfreda Murck, P. Y. and Kinmay W.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chae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¹¹ <http://www.metmuseum.org/about-the-museum/press-room/news/2000/wen-c-fong-to-retire-from-metropolitan-museum-after-three-decades-of-pioneering-leadership-in-the-field-of-asian-art>, 2014-11-24.

们产生一个巨大的空洞，但他留给我们的财产必将持久地惠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世代代的参观者们，在馆中为公众留下全面而壮丽的景象。”¹¹

1992年，方闻教授同时当选为美国哲学家协会及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1998年，方闻获得了全美高校艺术协会（CAA）的杰出教学奖，并在2013年年会上举办了向杰出的艺术史学者方闻致敬的专门会议，这是CAA历史上第一次将这种荣誉授予中国（东亚）艺术与考古方向的学者。因其在艺术史学科的卓越贡献，2008年6月5日，方闻教授获哈佛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¹²

二、中国艺术史“回家”（Returing Home）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册清初巨匠石涛作于1695年的山水花卉图册（1976.280a-n.），是石涛晚期精心创作的一组杰作。此册曾是方闻教授的夫人方唐志明（Constance T. Fong）十分钟爱的“枕中之秘”¹³。1976年，方闻夫妇以纪念狄隆（Douglas Dillon）夫妇的名义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¹⁴通过这本册页，石涛似乎要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12页绘画加12页对题，每一页都有一个富含深意的形象，并另有一页对题描述画面的情绪或思想，画、诗、书法高度和谐。创作此册时，石涛刚刚结束了一次前往湖南、安徽的远行，正在返回扬州的路上——自从1692年下半年北京南还之后，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家：他哀叹自己“头白依然未有家”。¹⁵完成此册一年多以后，石涛终于在扬州建成其生命中的最后居所——大涤草堂。

绘画不是艺术家对生活现象或事件的直接描述，而是生命情感及个体感

【12】其评语曰：“方闻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方闻的教学和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大胆地将包括文学、政治和社会史、地理、人类学、宗教等学科引入到艺术史研究之中。”参见哈佛大学官方网站：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8/06.05/01-honorands.html>, 2008-06-05.

【13】1663年，“四王”之一王鉴在《仿王时敏藏宋元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上自跋道：“吾委（太仓）太原烟客（王时敏）先生……曾将所藏宋元大家真迹属华亭故友陈明卿（陈廉）缩成一册，出入携带，以当卧游。枕中之秘，不敢独擅。”

【14】Shi Tao, Returning home, from the P. Y. and Kinmay W. Tang Family, Gift of Wen and Constance Fong, in honor of Mr. and Mrs. Douglas Dillon, 1976.280a-n.

【15】Wen C. Fong, *Returning Home: Tao-chi's Album of Landscapes and Flower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6.关于石涛的最新研究，请参见谈晨广、方闻著：《法外法：石涛山水课稿与书画风格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即将出版。